

中资企业员工在非安全问题论析

王 涛 王潇茹

【内容提要】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在非中资企业员工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和反政府武装问题对中资企业员工的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一些非洲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会制造有针对性的专门袭击,但更多的是偶发的波及性袭击。它们反映出了非洲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问题,也揭示出中资企业在应对方面的薄弱。中国应坚持与联合国、非盟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探索成立安保公司的可行性。中企应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对非舆论沟通,改善自身形象。从根本上讲,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这需要非洲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关键词】安全;在非中资企业员工;中非合作

【作者简介】王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教授;王潇茹,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一 问题的提出

在非洲中资企业员工安全问题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而不断凸显。^①

① 本文聚焦在非洲中资企业中的中国籍员工安全问题,非洲籍员工不属于本文讨论对象。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以来,中非经贸往来日益紧密。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也是中国第三大海外市场。^①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43.9亿美元。^②中国投资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涵盖科技、地质勘查、房地产、金融、批发零售和农业等领域。^③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兴业的各类企业超过3700家。^④其中,中国基建企业在非洲的业务逐年增加,2018年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约占非洲该领域总投资的1/4。^⑤

随着在非中资企业数量与业务量不断增长,中国驻非员工人数也在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劳务合作派往非洲的人数超过1.7万人,对非洲承包工程派出的人超过5.5万人。^⑥尽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阻滞了人员进一步流动,但若疫情结束,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员工仍有可能增长。然而,与之相关的非洲营商环境却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涵盖114个样本国的“2021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显示,有大量中国投资的非洲15国处于投资中高风险级。非洲普遍的部落宗教冲突、经济社会矛盾确已成为威胁中国海外利益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中,各类反政府武装对在非中资企业员工的攻击已对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威胁。

学界对在非中资企业面临风险的解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中资企业行为不当论。主要认为中资企业在非洲的不恰当行为引发社会怨恨与不满情绪,尤其是中资企业大量涌入非洲后,给当地实力较弱的民族

① 王力军:《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2019年第6期,第8页。

②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第22页。

③ 曹煦等:《走进非洲——中国企业的投资故事》,《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6期,第17页。

④ 鲁毅:《中非经贸博览会再引“投资非洲”热》,中国新闻网,2019年6月29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681247934545624&wfr=spider&for=pc>。

⑤ Mike Salawou ed.,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rends in Africa 2018*, Abidja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for Africa, 2018, p. 7.

⑥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企业带来冲击。^①其二,非洲环境决定论。一些学者认为非洲国家治理能力较低,对边远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鞭长莫及,而在这些地区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或开发的中资企业也就得不到当事国政府提供的保护,反政府武装则将中资企业进驻等同为政府利益拓展,针对中资企业的攻击也就难以避免。中资企业在这些营商环境不良国家的投资,正是为了追求高收益导致的高风险行为。^②事实上,相关袭击中有不少是非针对性事件,随着中国人在非洲越来越广泛的分布,被袭击波及的

① 国外相关研究极多,如 Ana Cristina Alves, “China’s ‘Win-win’ Cooperation: Unpacking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for-resources Deals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2 (2), pp. 207 – 226; Giles Mohan and Ben Lampert, “Negotiating China: Reinserting African Agency into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2013, 112 (446), pp. 92 – 110; Larry Hanauer and Lyle J. Morris, *China in Africa: Implications of a Deepening Relationship*,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aul Tiyambe Zeleza, “The Africa-China Relation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014, 48 (1), pp. 145 – 169; Murtala Muhammad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ese Textile Imperialism on Nigeria’s Textile Industry and Trade: 1960 – 2015”,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17, 44 (154), pp. 673 – 682; Murtala Muhammad et al.,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Trans-Saharan Textile Trade and Industry in Nigeria: The Case of Kano”,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20, 47 (163), pp. 106 – 114。中国学者对此的分析参见刘曙光、郭宏宇《对非投资的政治风险:新动向与应对建议》,《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1期,第14—18页;唐晓阳、熊星翰《中国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以中国对非投资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26—45页。

② 持这一论点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 Ivar Kolstad and Arne Wiig, “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2011, 12 (1), pp. 31 – 50; Daniel Large, “China’s Involvement in Armed Conflict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Sudan in Comparative Context”, in Luke Patey, ed., *Oil Development in Africa: Lessons for Sudan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pp. 51 – 76; Daniel Large, “China & the Contradictions of ‘Non-interference’ in Suda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08, 35 (115), pp. 93 – 106; Cyril I. Obi, “Enter the Dragon? Chinese Oil Companies & Resistance in the Niger Delt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08, 35 (117), pp. 417 – 434; Chris Alden and Daniel Large, “On Becoming a Norms Mak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orms 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in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221), pp. 123 – 142; Chris Alden and Lu Jiang, “Brave New World: Debt,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curity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95 (3), pp. 641 – 657; Pádraig Carmody et al., “China’s Spatial Fix and ‘Debt Diplomacy’ in Africa: Constraining Belt or Road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February 2021, pp. 1 – 21。

概率大大提高。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伊斯兰国”势力快速渗入非洲,在西非与东非都呈现出向南扩张的态势,其势力与当地恐怖主义组织的博弈将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而非洲业已存在的、基于部落或资源的反政府武装将继续构成非洲政治中的一个“常态”。它们都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拓展利益边界时面临的潜在威胁。^① 笔者尽力搜集 2004 年以来相关事件的公开新闻报道,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②

二 中资企业员工遇袭的基本情况

由于历史因素,世界上许多风险低利润高的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捷足先登。中资企业大规模进入的非洲地区,在营商环境方面兼具高回报与高风险的特点。其中,反政府武装就是对在非中资企业平稳运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因素。据公开报道,从 2004 年到 2021 年 6 月,非洲地区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达 52 起(见表 1)。

表 1 2004 年至 2021 年 6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情况

单位:人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尼日尔	2007-07-06	阿加德兹地区	中国公司驻尼日尔工地员工	“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	1

① 本文讨论的反政府武装不仅包括通过常规战争形式与政府对抗、占据某一地区(一国国内或跨境)或流动多地、旨在推翻现有政权或试图占据母国部分领土以创立新国家的有组织武装,也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恐怖主义组织。非洲恐怖主义组织如非洲之角的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以及萨赫勒地区各个组织,都抱持宗教或族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属于一类特殊的反政府武装。第二,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其中相当部分的武装分子为反政府武装的成员,另外也可能存在盗匪团伙,他们不属于反政府武装范畴。但因后续报道与信息缺失,所以将“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全部排除,不利于呈现反政府武装袭击的整体态势。不过,本文将“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全部纳入统计,也存在夸大反政府武装威胁的风险。

② 本文未做详细注释的数据均来自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的安全提醒和中国驻非洲各国大使馆的安全提醒,其他数据主要来自公开可见的中国网、中国政府网、中国新闻网、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北方网、网易新闻、中国日报网等发布的消息。

续表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尼日尔	2021 - 06 - 08	尼日尔西部与马里交界地区	中国矿业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尼日利亚	2007 - 01 - 05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	四川通信建设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5
	2007 - 01 - 25	巴耶尔萨州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9
	2008 - 05 - 06	卡拉巴尔	中土公司尼日利亚分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3
	2010 - 09 - 22	拉各斯港	中国船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2012 - 10 - 06	迈杜古里市郊	中资机构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2012 - 10 - 19	迈杜古里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2012 - 11 - 07	博尔诺州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4
	2014 - 01 - 24	卡杜纳州	中资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5 - 03 - 13	科吉州州府洛科贾	中国木材公司员工	“博科圣地”	3
	2016 - 08 - 05	纳萨拉瓦州	非洲北极星投资公司中国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6 - 11 - 28	纳萨拉瓦州	中国矿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7 - 12 - 14	拉各斯东部莱基	中国渔民	海盗	4
	2019 - 04 - 25	埃博伊州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9 - 11 - 25	奥雄州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20 - 03 - 30	埃博伊州	中国东方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20 - 06 - 04	埃博伊州	格林菲尔德金属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20 - 07 - 22	十字河州	中尼合资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4
	2020 - 11 - 27	埃基蒂州	中资企业工程师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2021 - 04 - 07	贝努埃州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3
	2021 - 06 - 16	奥贡州	中国铁路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4
埃及	2012 - 01 - 31	西奈半岛	中国水泥厂工人	“统一和圣战”组织	24

续表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埃塞俄比亚	2007-04-24	欧加登地区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勘探局员工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17
	2021-05-15	奥罗米亚州	中国矿工	奥罗莫解放军	3
苏丹	2004-03-13	西部地区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所属苏丹分公司员工	苏丹反政府武装	2
	2004-03-26	西部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辽河油田筑路公司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08-10-18	南部油田 4 号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员工	“正义与平等运动”	9
	2012-01-29	南科尔多凡州	中国中水电公司员工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	29
	2014-04-18	西科尔多凡州	中国石油工人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1
	2014-10-16	西科尔多凡州	中国石油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马里	2015-11-20	巴马科丽笙酒店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员工	“血盟旅”	7
喀麦隆	2014-05-20	极北省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1
索马里	2015-07-27	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人员	索马里“青年党”	4
阿尔及利亚	2007-12-11	阿尔及尔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8
	2010-06-10	布维拉省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2011-08-14	东部地区	中国商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3-04-12	南部地区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9
	2018-06-10	达尔贝达库米娜区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1
肯尼亚	2013-09-22	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	中国公民	索马里“青年党”	2
布基纳法索	2016-01-15	瓦加杜古	驻马里中国公司员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2
中非	2018-10-04	索索-那孔波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4
刚果(布)	2005-10-13	布拉柴维尔	中国援刚专家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18-09-14	布拉柴维尔以北国家 2 号公路	中国木业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续表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刚果 (金)	2009 - 10 - 05	北基伍省 RN4 号 公路项目沿线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第十四工程局 采石场员工	东北部民兵武装	8
	2019 - 03 - 17	伊图里省	中国采矿场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2020 - 04 - 04	伊图里省	中资企业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3
莫桑比克	2010 - 03 - 22	马尼卡省	中国务工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6
南非	2013 - 04 - 22	南部地区	中国公民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2
赞比亚	2014 - 02 - 12	卢萨卡	“点线科技公司” 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7
加纳	2021 - 05 - 19	近海	中国船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3
加蓬	2019 - 12 - 22	利伯维尔港	中国船员	海盗	4
总计					23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袭击事件主要发生在尼日尔、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马里、喀麦隆、索马里、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布基纳法索、中非、刚果（布）、刚果（金）、莫桑比克、南非、赞比亚、加纳和加蓬共 19 国。其中已证实参与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反政府武装包括：“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埃及“统一和圣战”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血盟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正义与平等运动”，此外多为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且缺乏后续报道。被波及的企业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非洲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非洲反政府武装将中资企业及员工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这类袭击目的性强，带有政治诉求（它们视中资企业为政府支持者或赞助者）或经济目的（它们试图抢劫财物并勒索赎金），^① 主要表现为其对中资企业营地的有组织突袭，

① 参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位指挥官曾指出，“南方人的苦难是中国人造成的”；该组织前领导人约翰·加朗甚至认为，中国石油公司是应当被袭击的“合理目标”，毕竟“他们都是为伊斯兰政权工作的商人”。参见刘辉《苏丹和南苏丹石油纷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 188、196 页。

往往被波及的人员数量多,造成的伤亡人数也较多。不过此类袭击数量不多。第二类,非洲反政府武装的袭击目标并非中资企业及员工,只是波及在场的中国人(死亡、受伤、被绑架)。这类袭击具有随机性,一般发生于酒店、餐馆和商场等公众场所。鉴于非洲安全形势,这类袭击的数量反而更多。

三 袭击事件的特点

在 2004 年至 2021 年 6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事件中,至少有 52 起针对或波及中资企业及员工,涉及 19 个非洲国家,波及 238 名中国员工。

第一,从袭击事件的发生次数及其分布来看,大多数非洲国家只发生过一次针对或波及中资企业及员工的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呈现出鲜明的随机性与偶发性特征。但在尼日利亚(20 起)、苏丹(6 起)、阿尔及利亚(5 起)、刚果(金)(3 起)(见图 1)四国发生的袭击又较为集中。其中,发生在尼日利亚的袭击数占全部袭击事件数量的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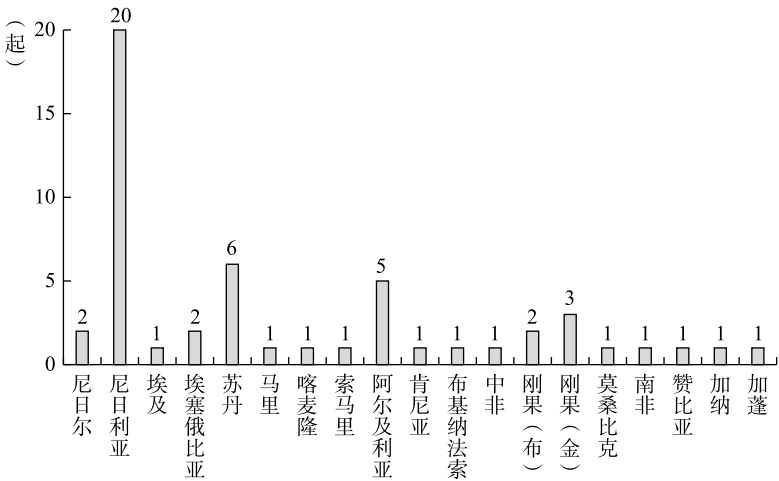


图 1 2004 年至 2021 年 6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的国别次数分布

这四国恰是非洲国内局势较为动荡的几个国家。其一,尼日利亚北部“博科圣地”肆虐、农牧民冲突频仍,南部三角洲地区也由于石油权

益的中央与地方分配争执而陷入低烈度的长期动荡中。^①其二，苏丹2011年以前，既存在南方分离主义威胁，也需应对达尔富尔、科尔多凡、青尼罗河州等地的多支反政府武装。^②2011年南苏丹分离后，随着石油收入锐减，经济形势恶化，新的政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铁腕的巴希尔政权也在2019年4月因政变倒台。^③其三，阿尔及利亚则属于整体平稳但局部安全局势较严峻的国家，如南部深入撒哈拉沙漠的地区，活跃着图阿雷格人的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北部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尽管处于蛰伏状态，但势力尚在，且该国民众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排华情绪。^④其四，刚果（金）在经历两次大规模内战后，国内整合与和解进程挑战重重，东北部地区外国干涉势力与地方部落割据相呼应，甚至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更迭造成影响。^⑤可以说，四国反政府武装波及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事件，与各国整体安全态势有一定关联；中资企业作为政府“替罪羊”，也难免被反政府武装针对。

从地区占比上分析，可以发现西非地区反政府武装针对或波及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事件占全非近一半，北非也占了1/4多，这两个地区是袭击事件高发区。考虑到联结西、北非的萨赫勒地区反政府武装（以图阿雷格人武装最为典型）的跨国流动性，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对西非、北非地区的分析就不能只考虑各国国内营商环境，也应考虑地区战略安全态势这一变量。而面对袭击事件发生较少的南部非洲地区，中资企业投资就更应关注各国国内社会冲突对投资的影响，如南非、津巴布韦的群体性排外事件。不过，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伊斯兰国”势力趁势向南部非洲渗透，莫桑比克北部近海天然气投资项目也因恐怖袭击而被

-
- ① 李文刚：《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69—93页；宁彧：《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王涛：《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探析》，《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142—160页。
 - ② 刘辉：《苏丹和南苏丹石油纷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217—222页。
 - ③ 周华、黄元鹏：《政治合法性与苏丹巴希尔政权的倒台》，《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91—103页。
 - ④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亚非纵横》2014年第5期，第88—102页。
 - ⑤ 胡洋：《刚果（金）东北地区土著与移民的冲突研究》，《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第48—62页；胡洋：《非洲大湖地区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的关联性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第78—85页。

迫中断。^① 参考西非、北非情况,制定在南部非洲的投资风险预案,可能不失为具有前瞻性的举措。

第二,从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伤亡情况及其分布来看,袭击事件共导致54人死亡。大多数非洲国家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针对或波及的中资企业员工不到10人,但同样在尼日利亚(57人)、苏丹(44人)、阿尔及利亚(21人)等国,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人数较多,与袭击事件的高频次相呼应。两个例外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前者只统计到一次袭击事件,但牵涉24名中资企业员工,后者有两次袭击事件,牵涉20名中资企业员工(见图2),都属于单次袭击人数多的情况。由此也可以发现,袭击事件频次与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人数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性,还是应判断袭击有无针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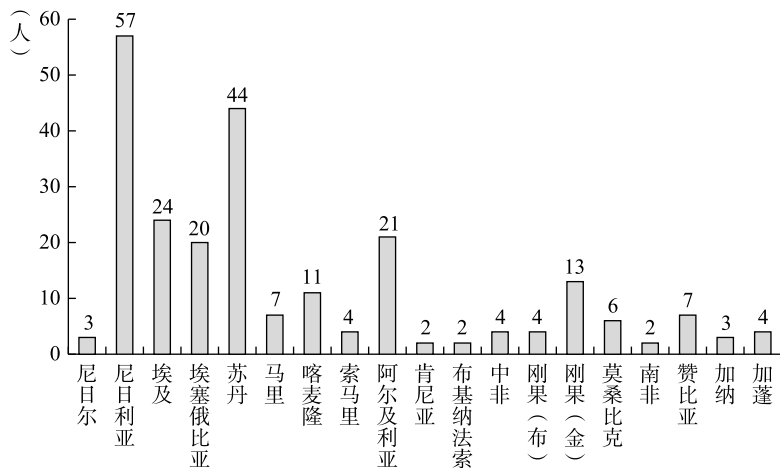


图2 2004年至2021年6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的人员伤亡分布

从地区分布上看,中资企业员工遇袭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北非,其次是西非。遇袭人数分布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特点。不过,北非袭击频次低,近年来鲜有新的袭击事件,而西非袭击事件持续至今,也表明非针对的波及性袭击可能会对中资企业员工带来更多威胁。

遭遇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的中资企业多涉及石油开发、矿产资源开

^① Ed Reed, "Total Hits Freeze on Mozambique LNG", *Energy Voice*, April 26, 2021, <https://www.energyvoice.com/oilandgas/africa/lng-africa/317737/total-mozambique-force-majeure/>.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非洲不少反政府武装，如“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就是以盗取、掠取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为生的。中资企业进入非洲能源、矿业领域后，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反政府武装的“资源争夺”态势，这无疑增加诱发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可能。^①在油气开发、矿产勘探等领域发生的遇袭事件，在本文统计范围内就已波及146名中资企业员工。

在非中资企业影响力日益增强，也会使反政府武装“特别关注”中资企业及其员工。一方面，中资企业经营活动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冲击当地民众生计，引发民众不满，反政府武装会通过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方式赢取地方民众同情与支持，从而增强自身合法性。另一方面，反政府武装也会向中资企业“借势”，通过对中资企业员工进行袭击，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并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的政策，赢取政治上的主动。

当然，随着中资企业进入非洲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从可接触性、影响力等方面考虑，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袭击的意愿也会随之增强。不过，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经验在逐步累积，对安保等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因而，意图与实际后果之间必定存在“差距”。据图3可发现，近15年来中非贸易额基本保持增长态势，但中资企业员工遇袭事件的频次并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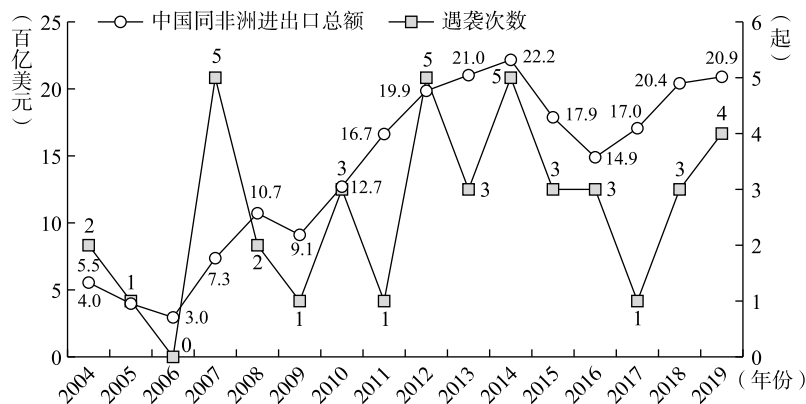


图3 2004—2019年中非贸易额与中资企业员工在非洲遇袭频次对比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非进出口额》2000—2020年版整理。

① Päivi Lujala, “The Spoils of Nature: Armed Civil Conflict and Rebel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0, 47 (1), pp. 15–28.

同步增长,这可以解释为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机会成本提高,或者也可以认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只是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一个背景因素,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性。

四 袭击事件的影响

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不仅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直接的人员、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正常经营活动。这类袭击事件的发生同样恶化了非洲所在国投资环境,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影响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非洲国家政治稳定。

(一) 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对于遇袭的中资企业来说,袭击事件造成企业、中资企业员工的生命财产损失。一方面,伤亡与损失需要提供赔付、补偿、抚恤,满足反政府武装提出的赎金要求等,这增加了经营的额外成本。另一方面,中资企业为了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势必要增强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时的安保配备,这又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目前投资非洲的中资企业中,除了 100 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安全风险的提升、安保的开销都会提升其经营活动的成本。尤其面对中非经贸活动中出现的误解与排斥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更增加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些不利于其在非洲安心开展业务。^①

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事件具有影响面广、遇袭国家多、伤亡较大、难以预测等特征。这不仅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更是对一个企业生存的挑战,毕竟风险的高低对利润的取得也有影响。许多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可能会因此而撤离,对尚未赴非投资的企业而言,反政府武装袭击带来的恐吓也可能令其止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资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热情。

^① 黄梅波、范修礼:《我国中小企业对非投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0 年第 12 期,第 15—19 页。

（二）对非洲当事国的影响

中国对非洲投资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政治风险，反政府武装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企业的经营地点往往在非洲国家较落后、偏远的地方，这些地方恰恰就是反政府武装肆虐之地，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在增加经营成本的同时，也损害了企业投资非洲当事国的信心，在迫使企业撤出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国发展。

从表面上看，这是投资环境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则是政治发展问题。非洲许多国家仍在艰难探索合适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一些政治矛盾往往会被激化并发展为体制外对抗与冲突，反政府武装应运而生，中资企业难免被波及。例如，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的袭击，本质上是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对抗，而不单纯是一个索要赎金的经济犯罪行为。^①另外还要注意，在反政府武装猖獗的环境中，一些非政治类的劫匪也会打着反政府武装的旗号作案，混淆视听，更加恶化投资经营环境，如2012年尼日利亚中国工人遇袭身亡事件便是如此。^②

（三）对中非关系发展全局的影响

中非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其中经济关系是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虽然是偶发性、局部性事件，但长此以往，将会“放大效应”，在某些投资、贸易领域整体上产生对中资企业的吓阻效果。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中企投资仅集中在投资风险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显然不利于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也不利于中非全面友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但若进入风险高的地区，中资企业员工的安全又难以得到保障。这就成为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两难问题。

更严重的情况则是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所产生的对中非关系不可逆转的伤害，如在袭击频率和遇袭人数都居高不下的苏丹和南苏丹地区，中资企业被迫撤离。2011年南北苏丹分离，南苏丹独立，随着

① “Policeman Killed as Gunmen Abduct Three Chinese in Nigeria”, *Times of Oman*, March 14, 2015, https://www.thefreelibrary.com/_/print/PrintArticle.aspx?id=405273068.

② “Chinese Workers Killed by Gunmen in Nigeria”, *News Ghana*, November 8, 2012, <https://www.newsghana.com.gh/chinese-workers-killed-by-gunmen-in-nigeria/>.

南北苏丹纷争以及南苏丹内战,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造成了威胁,这迫使中国石油企业及关联企业撤离南苏丹。双方的经贸合作一落千丈,更不利于中国—南苏丹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①

五 思考与对策

21 世纪以来,中资企业“走进非洲”的经验日益累积,中国外交部门应对各类危机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维护中资企业与员工合法权益,有效规避反政府武装袭击的风险,将是未来考验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一,中国应坚持与联合国、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支持它们在应对非洲反政府武装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目前,安全合作已成为中非之间继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第四根支柱。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非盟的战略伙伴。就联合国方面来看,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应主动利用此契机,加强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积极支持联合国在非洲冲突地区的维和行动,促进联合国向非盟的安全机制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此外,中国应在当前开展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表示将在五年内为非盟提供总额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用以支持非洲常备军的建设。^②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要加强中非安全合作,为非洲常备军的建设提供支持。^③2016 年 3 月,中国又单独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常备军援助 520 万美元

① 2013 年 12 月,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支持不同部落的派别发生冲突,中石油被迫从南苏丹上尼罗州撤出工人 304 人。2014 年 4 月,冲突形势进一步恶化,5 月中石油再次从上尼罗州 3/7 区撤出 404 人。参见刘辉《苏丹和南苏丹石油纷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 199 页;曹峰毓、王涛《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探析》,《非洲研究》(2017 年第 2 卷)总第 11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 12—15 页。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③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贏、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

的武器装备。^① 2018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再次强调,“中方支持非洲自主维和能力建设……积极推进落实 1 亿美元的对非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并共同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在联合国维和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② 不难发现,与非洲的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物资援助领域。^③ 未来,中国在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原则基础上,应将这种物资援助的合作机制化、规范化、常态化,如仿照“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设立“中国—非洲和平发展基金”,这样就能为下一阶段中非安全合作新领域的拓展提供坚实基础。

第二,可以考虑在非洲成立国有安保公司。随着中资企业和公民不断进入非洲投资兴业,其面对的风险与挑战将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仅靠现有中国领事保护显然不够。中国在非洲成立安保公司,越来越有必要。中国安保公司虽起步晚,但在海外也有所发展,如南非的中华玄龙安保公司和苏丹的华信中安(北京)安保服务有限公司,它们主要为当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提供安保服务。^④ 据笔者对塞内加尔中资企业的走访,发现它们对安保公司的兴趣也十分浓厚。

笔者认为,成立中国国有安保公司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在非洲地区的这类公司应该配备训练中心、靶场及安全顾问等,可以执行各类大中小型安保任务。同时,安保公司应配备具有较强管理经验的人员负责管理。安保公司还须与中国大使馆和国内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遇到问题及时反馈,有机联动。在运营上,安保公司应按照市场定价模式来确定安保费用,并按照安保规模大小以及危险程度进行估价。安保公司应配备充足人员,以便在突发情况下有可调集的富余资源。另外,在成立安保公司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中国驻非洲地区安保人员签证与装备问题。考虑到非洲地区一些国家严格限制工作签证的办理,安保公司

① “China Supports ECOWAS Standby Force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http://www.ecowas.int/china-supports-ecowas-standby-force-with-military-equipment/>.

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官网,2018年9月5日, <https://focacsummit.mfa.gov.cn/chn/hyqk/t1592247.htm>。

③ 王涛:《集体安全机制视野下的非洲常备军建设》,《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133—135页。

④ 赵亚赞:《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黑水”吗?》,《社会观察》2012年第4期,第47页。

不妨考虑适当雇用少量熟悉当地情况且可信可靠的非洲本地员工。^①

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非洲舆论中的中资企业负面形象有关。中非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非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在非中资企业要注意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在某些非洲国家,若条件允许,中资企业甚至可以尝试投资、入股当地新闻媒体企业。在面对虚假和片面不实的报道时,中资企业应采取积极接触、释疑解惑的策略,引导塑造于我有利的公共媒体环境。^②同时,中资企业要学习自我宣传,做得好,宣传也不应落后,不应“低调”。行动和宣传并举,更有利于引导非洲民众对中资企业的正面认知。事实上,在非洲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并非主流,存在不当行为的中资企业也是少数。但是,中资企业自己若不注重总结、宣传,不注意让当地民众了解企业行为,导致隔阂,舆论中的“真空区”便会被非洲某些受西方影响的负面舆论占据。^③中资企业只有“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才会丧失合法性基础,也无法借此来赢取民众同情,这或许将削弱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意愿。

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的症结在于非洲反政府武装的肆虐。基达内·门吉斯塔布认为,与对国家间冲突的介入不同,“外力”手段很难在解决非洲国内冲突中发挥作用。反政府武装乃是非洲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是政治经济体制与当地经济、族群、宗教等关系的错位,以及现代国家能力的缺失。^④因而,非洲国家只有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只有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政府武装问题。当务之急则是非洲自主安全能力的建设,有效发挥“非洲常备军”“非洲快速反应部队”等现有军事机制的潜能,从而通过军事手段弹压反政府武装,达成集体和平的非盟愿景。

【责任编辑】李鹏涛

① 相关建议是在2019年7月对塞内加尔中资企业管理人员访谈基础上形成的。

② 程诚:《在非中企如何正确处理公共关系?》,《公关世界》2018年第1期,第45—46页。

③ 于国龙、樊少华:《中企赴非投资应及早防范舆论风险》,《中国对外贸易》2017年第4期,第61—63页。

④ Kidane Mengisteab, "Africa's Intrastate Conflicts: Relevance and Limitations of Diplomacy", *African Issues*, 2003/2004, 31/32 (1/3), pp. 25 - 39.

Significa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Banks' Investment in Africa

Hong Yonghong, Yang Can / 81

Abstract: Chinese banks have set up branches in Africa for a long time, and their asset scale and income in Africa have achieved good developme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vast scal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the coverage of Chinese banks in the African market is still very insufficient. At present, African countries generally allow foreign capital to enter the local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However, Chinese banks face great challenges in investing in Africa.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Pan African banks, highe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higher operating costs and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 Chinese banks to accurately estimate costs and benefits and measure risk tolerance when investing in Africa, including making full use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banks, strictly complying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localized 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reasonable policies for loan issuance and recovery.

Keywords: Chinese Banks; Sino-Africa Financial Cooperation; African Banking

An Analysis of the Safety Issues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Employees in Africa

Wang Tao, Wang Xiaoru / 99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ee safety issues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includes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rebels issue in some African countries. These rebels made not only the targeted attacks, but also more incidental attacks by chance, which totally reflected African weak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oor respons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hinese government ought to adhere to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frican Union in the area of peace and security. Chinese should als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ecurity firms.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host state military and police.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in Africa, to improve the enterprise image. Fundamentally, the key of solution is to achiev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Africa, which needs to find a suita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Africa.

Keywords: Safety; Employees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onstra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ers Established by China in Africa

Wu Yueya, Zhang Yixuan / 11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ers in Africa provide a platform and window to enhanc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solve African food security issues and promote China's agriculture to "go global".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ond and impetus to maintain China-Africa friendship. At present,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facing difficulties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concepts, cultures, funding, scales, national systems, laws, management systems, et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rifying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straightening out the management systems, raising fund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exploring the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Africa.

Keywo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ers Established by China in Africa; Industria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